

春节,是一场盛大的重逢,拜岁或拜年则是这场盛宴中最温暖的篇章。

让我们开启一段拜年之旅。这不仅是一种仪式,更是情感的桥梁。走进长辈家中,晚辈恭敬行礼,一句真挚的“新年好”,饱含着敬重与感恩,传承着长幼有序的传统美德。邻里间相互登门,笑意盈盈,简单的寒暄、贴心的问候,让社区弥漫着浓浓的温情。

如今,拜年的方式不断演变,电话里的声声关切、短信中的句句祝福、视频通话里的亲切笑容,跨越了时空的界限。

拜年承载着我们对过去的感恩、对未来的期许,让我们在岁月流转中,紧紧相依,奔赴美好。

拜岁

陈连清

般愁思,“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物质贫乏时代,拜岁的礼物也简单。包头是不可或缺的。包头用黄色的“粗纸”包折成下宽上狭梯形的平顶的包裹,其上贴一个红纸条,显得美观又端庄。这小小的包头包裹着我们对一个时代的深深眷恋。包头里一般放桂圆荔枝干,也有的放红枣黑枣,有的买不起这些就放葡萄干,更有甚者,里面什么都不放,是一个空壳,反正对方回岁时会如数送回的。

正月里各家各户都会尽己所能招待拜岁客。如果是“新客”,招待必定要八大碗,参胶肚丝、全鸡全鸭、鱼虾蟹蟹一个也不能少,黄鱼要东海野生大黄鱼。富裕人家自不必说,一般人也得“赶鸭子上架”。如受拜的人家客人集中到访,也须准备八大碗,但标准可低些。如一般人家的零星的客人,烫一碗糕、炒一碗面也可。毕竟拜岁在于互相沟通、互相祝愿,吃是第二位的。

一年我大娘舅家的表哥来拜岁,母亲烫了年糕招待。吃到半碗时,室外本来下着大雪,突然狂风大作,把我家稻秆亭打翻了,表兄放下筷子,冲到那里,把散乱的稻秆逐一叠回去,我和母亲

在下面递,表兄在上面堆,堆好后又回来吃那半碗早已冷了的年糕,但他心里很热乎。

最使人难忘的是拜岁夜宿亲戚家。尽管当时住宿条件很差,即使路途很近,也要留宿,这是最使人感到温馨的。我小时候到姑妈家拜年就是这样



拜年

毛长明

正月里,拜年是规定动作。儿时盼过年,但又怕拜年。那时我才八九岁,到了读书的年龄,已懂得难为情。到亲戚家拜年,免不了要吃客饭,我有些胆怯,放不开手脚。可我是家中的长子长孙,拜年的角色少不了我。奶奶早就念叨筹划拜年的事,安排我哪天和父亲一起去拜年。奶奶平时很宠我,从不轻易骂我,慈祥而有威望,她的话我不敢不听,虽然心里不乐意,也要乖乖地听从。

不管怎么说,年还是要去拜的,且是老规矩了。老家拜年有个习俗,春节三天不出门。从大年初一至初三,全家团聚一起,不东走西逛。家家都一样,人人不出门。那年代村里几乎无人外出打工,都在家里务农,也没有几人在外边工作,所以拜年的事可以慢慢来,不用那么急,等春节三天过完再去拜年也不迟。到了正月初四以后,拜年的序幕才慢慢地拉开。动作慢的,要到初六七才会出门拜年,“正月拜拜年,二月铲麦”,农谚里描绘的,正是我老家过去正月里的年景写照。

拜年有程序,先内而后外。内要先拜太公太婆婆等祖宗。奶奶说,太公太婆也要回家过年的,你们要听话,不能太顽皮。我们信以为真,自然乖巧了许多,表现出很听话的样子,仿佛太公太婆真的在家里,正看着我们的表现,吓得我不敢乱说乱动。正月初一那天,父母亲要早早起床,把上王头的八仙桌和香几擦干净,将装着米糕、薯花、红枣、粽子、鸡蛋、饭菜的碟子摆放端正,再点燃香火。大人先拜,口中念念有词,大凡默念保佑全家大小平安顺利的祈求,然后轮到我们兄弟祭拜。那虔诚的姿势,令我肃然起敬,缭绕香火给大家一年初一带来一种神圣的仪式感。

拜完太公太婆,接着给爷爷奶奶拜年。老人似乎早已期待,而我也急于行礼膜拜,心想早拜早拿压岁钱。小时候给爷爷奶奶拜年的场景,至今记忆犹新。只见爷爷捋着白须胡子,手里握着旱烟杆,泰然自若地端坐椅子上,奶奶也端坐在旁,面带笑容。我先磕头,再行礼,最后说吉祥话,给爷爷奶奶拜了年。老人笑着从口袋里摸出一个小红包,放到我手里,“过年了,这是爷爷奶奶给你的压岁钱,拿着就好。”我高兴极了。那时的红包只有两角或五角钱,但对我已是大钱了。父亲的压岁钱一般要等到年夜饭后或者是在守岁时才发。我们拿到手后,沉浸在喜悦中,一边小心地放进自己的口袋里,一边盘算着压岁钱的用处。我忽然觉得,拜年是好事,能赚压岁钱。

老爷(叫千爹为老爷)不善言辞,与我们打过招呼,就坐在柴灶前生火做饭。老娘的

的。我家在莞渭陈,姑妈家在马鞍桥,是紧挨着的两个村,只有两里地。那年父亲带着我和姐姐去姑妈家拜岁,一路上我兴高采烈,觉得树木都在点头,花草都在欢笑,鱼儿在水中欢跳。姑妈年里就开始准备了各种菜肴,姑父还带我们去小山坡上挖冬笋。山间的小路、竹林都使我陶醉,使我倍感新奇。傍晚时分,七盆八碗上桌,那鲜笋炒肉、肉皮胶炖栗子、泥鱼钻豆腐的香味一直在我的世界里飘了几十载。晚上姑妈一定要留我们住宿,并早早准备了被褥。那晚小山乡的寂静、新被的香气也常常回到我的梦乡。这种走亲戚的感受是特殊的、美妙的,留给我一生的记忆。

前不久我专门去了连襟家,试图找回它。我的大姨住在箬横镇车路村,几十年前去拜岁时是两间小屋、泥地,屋檐是空漏的,夜里逢下冻雨,冻雨滴滴答答,还漏到被上,北风呼啸着从瓦缝中吹进被窝里。后来他们一家外出经商,赚了钱,将这两间小屋“翻”成三层高楼。两老住三百多平方米。我在分享他们住高楼的同时,也将思绪拉回到当年拜岁的冻雨。这种感觉是久违的、特殊的、温暖的。

拜岁,对于小孩子来说还有一大乐处就是获得“拜岁钿”。据说它可以驱邪避祸,保佑孩子健康成长。主人盛情款待客人后,主妇会将“拜岁钿”塞给小客人,小则一两元,多则三五元。

难忘那年去姐姐家拜岁,竟得到了22.5元的“拜岁钿”,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可观的收入啊!15岁那年,我去姐夫家做新舅。初四姐姐夫来拜岁,初五父亲带着我去“回岁”。一路沿着河坎走,左转右弯,手提包头、水果、甘蔗等礼物。一到,姐姐便在她婆婆陪伴下送来鸡蛋酒,而鸡蛋有六个之多。中饭,他家的宾客都来作陪,客朋频频点箸“吃了,吃了”,大家都十分客气。我胃口大,想多吃,父亲眼睛的余光在扫着我,意即“不要多吃、不能失态!”我也只好装客气,吃了两个钟头,仍觉肚子是空的。晚上吃“暖锅”,我也只能坐在大人堆里,吃得似饱非饱。掌灯时分,是我这个新舅跪拜长辈的时刻了。“行堂”拿着一条围裙来到灶前,在姐姐的婆婆面前摊了围裙,“行堂”令我跪下,大势在即,我只能“扑通”跪地,一连三下。婆婆连声说:“千岁长寿,千岁长寿!”接着,姐姐的二叔公婆、三叔公婆都依次跪拜过,赚了无数个“千岁长寿”。次日早上去隔了好几幢大院的小叔公家,公婆们避讳逃啊,终于被“行堂”逮住,受了跪拜。这一拜,是隆重的、庄严的,也打下了深深的时代烙印。

这一世代相承的习俗,随着时代的变迁,其方式在不断演进,但万变不离其宗,为的是传递一种真情。当今社会快速发展变化,人们为工作废寝忘食,为生计奔走四方,但不能忘记人间真情,不要在遥远的距离中割断亲情,不要在日常忙碌中忘了真情,不要在日夜拼搏中忽略了真情。

心香一瓣

春天命名的节日

崔子川

火车站一拨又一拨人潮
不顾雨雪,集体酝酿着一种情绪
需要风电的速度,需要盛装的红色
需要一壶酒,催燃火山岩浆的喷涌
需要抽打岁月的一串鞭炮
回到盆地、渔村或雪岭
齐齐跪倒,在骤然惊醒的山川前

以春天的名义,一些断舍离的物事
扔给料峭的寒风。你看,乱石堆里
拼力伸展笑容的迎春花,正逆来缕缕幽香
坐在赶往春天的马车里,杯盏之间
关于爱、种子以及无数朝阳般的愿望
正越过年轮日益高耸的界碑
沿途播撒

放牧春天

刘佳琳

爆竹声过,北风学会了谦虚
几乎是一瞬间,风中的火焰在燃烧
打开红灯笼里藏的酒
一仰而尽的热
让隐隐萌动的春意
借梅花香氤氲于街头
要懂得,对新年有所赞美
赞美含苞待放的梦想
被炮竹编进炸裂声
声声震耳

新年,在自己的心坎上放牧春天
因为我有三两个愿望
一车繁星

蛇年新禧

曹欣

新年的钟声悠扬敲响,
叩开了蛇年神秘的大门。

大街小巷中,
红灯笼高挂像繁星坠尘。
喜庆的光芒,将人间缤纷。

春联艳红,剪纸如生,
新年的故事悄然启唇。

集市里人群如潮海,
喧闹声中满是烟火的爱。
糖葫芦的甜香,诱惑着童真。
孩子们踮脚,渴望那串红晶的梦想。

玩具摊前,新年小物缤纷。
拨浪鼓咚鸣,竹蜻蜓欲腾,
泡泡机吹出五彩的幻景。
孩童们的笑声,爽朗纯净。

卖春联剪纸的艺人被围拥,
笔走龙蛇,剪刀舞风。
吆喝与欢笑交织,热闹无穷。

在这繁华的热闹中呵,
让我们紧紧拥抱新年的深情。

年味

涂启智

年味在老人孩子殷切期盼的眼神里
新年的脚步清晰可闻
出门在外的人们收拾心情
踏上返乡归程

年味在大街小巷琳琅满目的商品上
年货洋溢自信骄傲
春联写满喜庆祝福
车水马龙流淌满心愉悦

年味在火车站机场匆匆步履中
这群反季节“候鸟”
当二十四节气驶入小大寒站点
迎风振翅纵横千里迢迢

年味深藏于时光轮回的转角
仿佛一坛陈年老酒
俯身轻嗅,顿觉
春风满面香气悠悠